

宋儒與佛教

宋儒與佛教

國學小叢書

著者 林科棠
編輯主幹 王岫廬

宋儒與佛教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小學國
教佛與儒宋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林科棠

本叢書 編輯主幹 王岫廬

發行所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TS OF THE SUNG DYNASTY
WITH BUDDHISM

By
LIN KO TANG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July, 1928

Price: \$0.2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宋儒與佛教目次

第一章	宋學之勃興	一
第二章	宋儒之宇宙論性論實際論附佛性論	七
第一節	宇宙論	七
第二節	性論	一二
第三節	實際論	一八
第四節	佛性論	二五
第三章	宋儒之學佛	三〇
第一節	周濂溪	三〇
第二節	張橫渠	三二
第三節	程明道	三四

第四節	程伊川	三七
第四章	宋儒之排佛論	四二
第一節	張橫渠	四二
第二節	程明道	四四
第三節	程伊川	四六
第四節	朱考亭	四七
第五章	宋學與佛教之關係	五二

第一章 宋學之勃興

1
佛教在中國，當隋唐之間極發達，降至宋代不過保存之而已。而中國佛教哲學，則自陳隋間天台大師智顗組成之，至宋之四明尊者法智乃有明瞭的系統。故由天台至四明之間，即中國佛教哲學之成立期也。儒教則不然：魏晉以後，歷南北朝隋唐，殆全入睡眠狀態。此時儒教中之錚錚者，均遁入釋道，其可視為儒教哲學者，乃在趙宋以後。孟子後千百年始有韓子出。然無後繼者；復歷百五十年，而宋學於焉勃興。由儒教哲學根本言之，若以為韓子並未有所助長，則必謂經孟子後千二百五十年，及周張程朱諸子出而後先聖後聖其揆始一致

焉。茲所列論者，即據宋學本義言之，宋學爲儒教內部之發展，抑受其他影響是也。

宋學，即性理學也，與先秦之創說的儒教及漢唐之訓詁的儒學相比，實有空疎蹈虛之譏。然以生生之性理爲中心，有組織的議論，比諸先秦漢唐之儒教儒學，較高尙而又發達，此則非吾人可稍涉懷疑者。蓋遊於方內之儒教，與遊於方外之釋道互競玄幽，或可視爲儒教根本主義之動搖，亦時勢進展上所不得已者也。

宋學勃興之原因，有外緣與內因二種：外緣爲時勢之昇平與朝廷之獎勵，內緣爲士氣之振作與革新之機運。然猶有較直接之原因，即儒教之刺激與儒道之融和是。或謂儒道之握手，由於佛教之媒介，其言殆不能謂爲不適當也。

與宋學勃興之機運同時而起者，即儒教學者及儒教中爲政者之激烈排斥老佛是也。如孫泰山，即乘革新之機運，言科舉之弊失，振作士氣，而努力注入新生命於儒教者；其倡儒辱說云：「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也。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難之於後；漢魏以下又甚焉，佛老之徒橫於中國，與儒相並而爲三，甚可怪也！彼等破滅人倫，

儒者鳴鼓而攻之可也。」歐陽修又效韓退之之作本論三篇，排斥佛教云：「佛法之爲中國患千餘歲矣，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無不欲去之。去而復集，終至莫可如何，此爲我有闕廢也。補缺修廢，明王政，充禮樂，雖有佛，亦無所施事於我民也。」石守道作怪說和之云：「中國道德之所治，禮樂之所施，五常之所被也。然而汗漫不衍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可怪也！」蓋石氏由國粹之見地，潸悲憤之淚，敷衍孫泰山之說而尤甚者也。其他如胡寅以佛教爲仇敵，作崇正辯，以不堪入耳之言排擊之；李泰伯著潛書，盡力排佛明教，與章表民、黃聲隅諸氏相呼應，一時朝野上下，無不言排佛矣。其佛教中有深憂此風潮，振如椽之筆，欲以文章挽救佛教而倡儒佛一致者，即明教大師契嵩是也。其輔教篇及鐔津文集中所收之排韓文，一時大起反響。歐陽修、李泰伯見之，恥已有所不及而研究佛教；王安石父子、蘇子瞻兄弟、黃山谷、陳師道、張商英等見之，始而驚，中而喜，後乃陰化於佛，以翰墨爲佛事，暗爲外護。同時之達觀、曇穎亦立脚於佛教，謀儒佛間之調和，影響亦甚大。然其後自覺之儒者，自張橫渠、二程、程門諸子至朱子等，悉上受歐陽修之風而排斥老佛，就中論鋒之最銳利者，以張橫渠爲最，二程及

朱子所論，不過紹述之而已。就張程二子之關係論之，學者每有異論，有以爲張子受於程子者，有以爲程子受於張子者。從來一般學者，皆以爲張子受於程子，予獨不以爲然。考張子長明道十二歲，二子初會京師時，張子三十七歲，明道二十五歲。其時正張子不滿釋老之書反而求諸六經之際，故語及道學之要云：「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悉棄異學，純爲儒者。其後關於定性之實際問題，張子與程子問答，又以葬叔訪程子。故初事張子，卒從程子之呂與叔作張子行狀云：「見二程盡棄其學」云。楊龜山跋張子與伊川之簡云：「雖至細務，資於二程。」朱子亦以爲定性書爲明道二十三時所作。然尹和靖以呂作之行狀語伊川，伊川驚云：「已使剷除之，猶存其語耶？」蓋張子爲醇乎學者，輕名利，一生以窮措大自居；二程則終身以興儒學爲天職，就兩方關係論，僅互相尊重而已。張子讚程子云：「其兄弟十四五時，已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聖人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旨如布菽粟然。」云。伊川論張子西銘云：「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之性善養氣論同功。」又讚之云：「其道高，其言醇，孟子以後，無此見識也。」同時，邵康節於兩者之間，亦有交際。伊川簡張子云：「喜聽邵堯夫說易，今夜試

來共聽之。」由此等事實觀之，所謂張子受程子之影響，不過程門諸子阿師之語耳。伊川作明道行狀云：「自十五六時，出入老釋幾十年。」夫幾十年一語，可視為近十年，亦可視為數十年。予意以為據後說解之，則明道與張子會見之際，年僅二十五六，猶未進於醇乎之域也。張子以正蒙付囑弟子時，在死前五十七歲。程子學說，雖無根據正蒙之理，然程門有楊龜山、謝上蔡、游定夫、呂與叔等大弟子從學，乃在張子卒後，明道四十七歲以後，伊川為醇乎碩儒，殆亦在此時。此正與行狀所云：「出入老釋幾十年」相應。世傳尹和靖云：「張子在京說易時，一夕二程來，聞其論易，即對諸弟子云：『我說不及二程，汝等師事之可也。』」即擁皋西歸。然張子評二程云：「今盡四十，尚不及顏閔之徒。伊川能如顏子，恐不及顏子之無我。」予以為信和靖之語，不如信此說也。

張程二子學說之前後，乃一重大問題也，故予列舉煩瑣之事實，以為予之意見之根據。綜合此等事實，則程子之理氣說及二種性說，可視為受於張子。雖有張子臨死一年兩方會談等事，然有助此作傍證之價值。故程子之排佛，由大體上觀之，視為受於張子，亦無不可。夫

宋儒一般之風尚，均脫老佛之影響，盡力排除，然公平觀察之，終不能謂爲脫離二氏之影響也。其在程門，明道讚爲「我道南矣」之楊龜山，二程囑望之游定夫，與二子齊名之謝上蔡，無不終入於禪。甚者程門諸子，皆於伊川死前背去，其留而受易說者，僅張繹尹和靖二人而已。張繹亦與呂與叔共學禪，尹和靖事伊川二十年，伊川稱爲我死不失其正，亦未免學佛。然上述諸子，無不一時振排佛之筆也。金之李屏山云：「李翱見藥嶠，因著復性書。張載二程出，其徒張九成，劉屏山，張南軒，呂伯恭，朱熹，皆借佛祖之意，箋註經書，自爲一家之言。其論佛老也，實與之而不與，陽擠之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此雖黨佛之論，然在學說上言之，斯說之出，亦非偶然也。橫渠二程朱子等猶如是，其他儒者文學者之不能脫老佛範圍，又更無論，蓋自周茂叔以迄陸象山，比比皆然也。

第二章 宋儒之宇宙論性論實際論 附佛性論

第一節 宇宙論

宋儒之宇宙，大約爲無極太極本體論與虛氣對立論二種。無極太極論，創於周茂叔，虛氣論創於張橫渠。前者可視爲江南儒者之代表，後者可視爲江北儒者之代表。

無極太極非別，卽由萬物之根本言之，云太極，由其無象不可說言之，云無極，蓋調和儒教之太極。與老莊之無極者，雖與老子之無名有名有關係，然其調和，乃得諸佛教之暗示，卽由一心海中識浪之動搖而來也。太極卽依言真如，無極卽離言真如，以形下有象之二氣五

行，爲太極之內容，其識之波浪歟？就太極與萬有之關係言之，周子實未明說，然張子云：「天地之間，無一同者，而悉具陰陽。」程子云：「早梅逐枝一一放花，即有一乾坤。」朱子云：「二氣交涉，乃生萬物，故世界全體爲一太極，萬物亦無不有太極。」此就萬物內包太極一點言之，即有「一即一切之趣，且與所謂芥子中之須彌，一毛孔裏之三千世界異曲同調者也。周子立無極太極，以爲由太極發展世界，惟其特色，不在太極，故宜注目於無極。此蓋江南之學風，以無之範疇爲理極也。

張橫渠之宇宙論，與周子相比，別有特色。蓋張子終身不離洛陽，長安，長安即以有爲範疇之唯識華嚴宗之中心地也。其費畢生心力之正蒙，以太和篇爲始。太和者，以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爲內容之所名；其命於人，即所謂性也。太和爲世界原理，性爲人間原理，正當於佛教之法界一心。其太和有虛與氣之對立，即當於佛教之靜動（即不變，隨緣）二面，乃理氣對立說之起源也。虛者非無，非物，即理也；唯由無動無感無窮無形一面言之則云虛耳。張子批評老子有生於無以爲「錯了」，可知其立脚於有也。就虛與氣之關係言，張子以爲氣

非生於虛，又以爲虛不能無氣；氣聚而爲萬物，萬物散而爲虛，不得已而然云。是其認兩者之間有相資相待之關係也。其斷爲虛卽氣，是其認動靜之間，有二而不二之關係也。萬物有虛氣兩面之性，是萬物爲一源，卽當於佛教之所謂阿賴耶識。其識旣內包無限之種子，故名之爲太和云。性旣爲萬物之本源，當然萬物一體；萬物旣一體，則萬物之間，有合感之理，有合異成一之素質。此卽華嚴宗之所謂感應也。

茲有附言者：張子之術語與佛教所用者不同。張子以識之一字爲客感，卽當於佛教唯識說之前五識；以心爲萬殊，以成心有爲意與同一，卽當於第六識。其所謂性，卽當於阿賴耶識。在佛教，有以識通用於全體者，有以識指爲前五識，意指爲第六識，心指爲阿賴耶識者，故不能以用語同一之故，直同視之而下批評。宋儒則不善解釋佛教之性之語義，時用自己使用之識之義，又不嚴格分別性情兩者，而下錯誤之批評。然在佛教，單云性之時，卽理之義；宋儒對於性之一字，時而以爲理之義，時而以爲識又情之義，此又宜辨別者也。

張子以爲虛與氣對立，二程則以理與氣對立，求一切之說明於理氣相關之上。就中雖有明道以氣爲主，伊川以理爲主之傾向，然均立脚於有，則江北學風使然也。吾人今讀二程遺書，不知孰爲明道語，孰爲伊川語，殊覺爲憾事；不得已乃以幾分想像而揣摩明道之說明道以爲：「由二氣交易之生生天德爲道，道者無方之形上之原理也。既云理，必有對，則氣爲宇宙之本體，由其中兼清濁虛實之名，而與以神之名。彼清虛之一大，實不能爲萬法之源」云云，此殆對張子之批評也。由氣及氣之正偏，分爲人與萬物，然兩者不同，僅在能推不能推之別，卽思慮分別之有無。由氣言，則「能推不能添一分，不能推亦不能減一分」；由理言，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萬物皆爲自己」，「卽萬物亦百理具在」。因之，以氣言則萬物一體，以理言則萬物平等，故人與萬物，合而收之於器之語中，尙云：「萬物各各有乾坤，徹底言之，則『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故道亦器，器亦道。」至理一而性有差別者，氣有正偏也。故氣爲差別原理，理爲平等原理。惟氣何以有正偏，則明道猶未明言也。其認人與萬物百理具在，由佛教言之，卽事理相卽，卽佛性遍滿說，卽所謂萬木同土之成佛也。惟明道以爲天之命於人

者爲性，不能用之於萬物；且由此立場以去批評佛教之佛性遍滿說。然佛性之性，當於理，非明道之所謂性；由雙方語義觀之，其批評實不得當也。

明道之理氣關係，亦當於起信論之二門，然更當於眞如與賴耶識之關係。形上之理即無爲法之眞如；形下之氣，即有爲法之賴耶識；天命於人之性，亦當於賴耶識。所謂「天下無道之物，亦無離物而存之道」即依他起性之萬法，悉具圓成實性之眞如，兩者之關係，正如水之有波也。明道以氣即識爲主，與唯識說同思路，雖具平等觀，而又於氣上立差別觀，是其長處。蓋明道畢竟一氣一元論者也。

明道之宇宙，發揮自己之特色。伊川則上承周子，用佛老之語，以「冲漠無朕，萬象森然」竭力說明無極太極；而說明太極與萬物之關係，則用佛語之「理一萬殊」形容兩者之一致，則用佛語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且其偏重理之結果，而云「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似明云氣自理出之意見焉。因此，富於哲理思想者，多不以爲然，而其一方排斥佛教，一方直用佛語，更覺自相矛盾也。